「英雄」還是「英雌」？

林 鳴

如是我見

有人悲觀地預言：今後或許不再有什麼「英雄」了，關公、魯賓遜、泰臣式的陽剛人物，將會像恐龍一樣逐漸消失。

而將來稱「雄」於世的，只能是「英雌」。這個預言並非空穴來風，而是有其事實依據。不客氣地說，在新威脅面前，男子漢們彷彿是些……弱者。因而科學家呼籲：請保護好我們的父親、丈夫和兒子吧。

新華社消息：近期美國研究人員發現：塑料製品可能會使男孩「女性化」——出自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的這一研究結果讓全球男人吃了一驚。研究人員測試多名孕婦尿液裡鄰苯二甲酸鹽含量，這些孕婦之後產下七十四名男嬰和七十一名女嬰。這些嬰兒四到七歲時，研究人員找到他們的母親，詢問他們喜歡的玩具和遊戲。結果發現，鄰苯二甲酸鹽的兩個種類dehp和dbp可能影響兒童的玩耍行爲。

研究人員認爲，這一研究結果意味着某些種類的鄰苯二甲酸鹽可能影響胎兒腦部，抑制男性胎兒睪丸激素的作用。顯然，這項研究成果很能引起消費者的關注，而不會受到塑料製造商的歡迎。

有些科技消息是喜歡湊熱鬧的。據英國《每日郵報》報道：美國科學家證實，某些家用電器產生的電磁場會影響男性生育能力。當男性志願者暴露在諸如電冰箱、真空吸塵器等家庭電器造成的電磁環境下，他們產生質量欠佳精子的幾率就會提高一倍。很清楚，置身於高強度磁場輻射的時間越長，精子質量下降可能性越大。專家認爲，冰箱、吹風機和真空吸塵器等裝有電動機的常見家用電器可以產生高頻、高強度的電磁場。暫且不知，這條消息是否能給衆「懶漢」帶來喜悅？

煙酒對男人來說，堪稱兩條「惡狼」，偏偏衆多男子漢喜歡「與狼共舞」。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其實都知道，過量飲酒會造成酒精中毒，損害中樞神經系統，甚至導致延腦麻痹。酒精還會降低主要男性荷爾蒙——睪丸酮的水平，影響男性的生殖力及後代的健康。對於男性青少年，則能延緩性功能的成熟。飲者往往喪失文明和禮貌，變得粗野，喋喋不休，誇誇其談，東倒西歪，甚或打鬥鬧事。如果說適量飲酒對人體有益，那麼香煙則爲百害而無一利，香煙中的尼古丁是一種烈性的興奮劑，它會增快心跳速率，升高血壓，易致心臟血管疾病，並會加速血液凝固，因而容易造成血凝塊阻塞血管，引起心肌梗塞、降低腎血流量，而加重腎臟的疾病。儘管如此，許多男士仍然左手煙、右手酒，一副臨危不懼的「英雄」姿態。

有趣的是，美女居然也成了「殺手」。有研究證實：當男人看到穿着暴露的美女，往往體溫升高，心跳加快，從而縮短壽命。而消耗的食物也會增加——爲了生產更多的食物，人類就會開拓更多的荒地和濕地、破壞生態，使用更多的化肥和農藥、加重環境污染，養殖更多的禽畜、加速草原沙化，捕捉更多的野生動物、加速物種滅絕速度等等。根據這一有趣的研究結果，爲了維持地球正常運轉，美女們最好「素面朝天」？

英雄雌化，欲哭無淚。生活條件越來越好，男人卻變得越來越嬌氣了——許多新型污染好像專門衝着男人來的，一些科學實驗也證明了這一點。譬如實驗表明，一次性發泡餐盒可導致男性雌性化。另據奧地利學者的報告，過度騎硬座自行車也會引起男子性無能。來自英國的科研成果更損，專家打算運用克隆技術，叫兩個大老爺們兒合夥生娃娃。這一切，不禁令人感嘆：「你還算男人嗎？」——這話從前是罵人，而今後可能只是個一般化的臨床診斷。

寂寞忠魂

司 佳

西洋鏡

蘇聯名將朱可夫成爲偶像，因爲他在反法西斯衛國戰爭中立了大功，四次被授予「蘇聯英雄」稱號，無人比肩。登峰造極的是，一九四五年六月莫斯科舉行衛國戰爭慶功會，斯大林讓他騎白馬擔任閱兵首長。到了和平年代，朱可夫對國家的貢獻更重要，當改革派赫魯曉夫受到致命威脅時，他毅然出手搭救。否則，蘇聯至今都可能仍在僵化、停滯的泥淖中蹉跎。朱可夫受到崇拜，還因爲他能坦然面對命運的顛簸。四六年，斯大林突然對尚陶醉於蘇聯副最高統帥榮譽的朱可夫產生疑心，把他降爲奧德薩軍區司令員。這簡直是奇恥大辱，但朱可夫做到了溫順克制，珍惜體制給予的「小小善待」。但要是以爲朱可夫只懂忍辱負重，那也錯了。有一次，三名國安人員半夜上門抄家，朱可夫極兇暴地把他們罵走。朱可夫在逆境中格外自尊，格外敏感。

失勢的朱可夫一如既往爲部下的權益，跟政府有關部門抗爭。當時在奧德薩，好些軍人及家屬仍住在帳篷裡，朱可夫憑直覺認爲市裡有空房，但市領導卻狡猾稱「一平米也沒有」。於是，朱可夫派人摸情況，查出空置面積達一千多平方米。市領導改口說，這是爲提升幹部預留的。朱可夫不依不饒、大吵大鬧，市領導稱他是「獨裁者」，要求快把他調走。

遭貶抑的朱可夫於一九七四年去世。二十一年後的九五年，蘇聯解體也有四個年頭了，但後人記起了他的功勳，替他在首都莫斯科市中心樹起了一座騎馬雕像，供市民與遊客瞻仰。朱可夫在人們敬仰的目光中復活了。與朱可夫攀比，不用比誰有功勞、誰有勇氣，甚至不用比誰有紀念雕像，就比誰有良心吧。當年奧德薩市領導寧可讓住房空置，也不讓爲國家出生入死的軍人入住，朱可夫嚥不下這口氣。不過，繼承狡猾奸詐者大有人在，而朱可夫忠魂只能盡享寂寞。

顯赫的位置

延 靜

人與事

報載，九月二十三日，朝鮮宣布，任命姜錫柱爲內閣爲副總理。這項任命使他連升兩級，結束了長達二十四年之久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長職務；也使得本來地位顯赫的他地位更加顯赫，引起外界的極大關注。

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姜錫柱是一九八六年被任命爲朝鮮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的。當時我在平壤中國大使館任政務參贊，有幸在外交場合見過他幾面。他中等身材，面色黑紅，說話較快，十分精明。據說他曾留學中國，學習英語，前外長李肇星是他的同學。在他擔任第一副外長的二十四年中，朝鮮外交部長曾多次易人，而他的職務一直未動，從他參與的外交活動看，他的地位顯赫而不可動搖。

一九九三年，朝鮮退出《不擴散核武器條約》，朝核問題爆發，朝鮮半島局勢驟然緊張，引起世界的不安，朝美矛盾頓時激化。經過頗多曲折，當年下半年朝美在日內瓦開始談判，參加會談的朝鮮首席代表就是時任第一副外長的姜錫柱。這是幾十年來朝美第一次坐到一起，成爲世界關注的焦點，姜錫柱身負重任可想而知。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是時任助理國務卿的卡盧奇，也是一位不好對付的談判對手。談判過程中，雙方針鋒相對，寸步不讓，會談曾多次陷入僵局並中斷。後來經過艱苦對決和折衝，才於次年十月取得一致，發表了《朝美關於核問題框架協議》，其中涉及組成朝鮮能源開發機構和朝美關係走向等重大問題。朝鮮稱這是朝方取得的巨大勝利，姜錫柱由此聲名鵲起。

那之後多年，姜錫柱的職務沒有改變，但種種跡象表明，他主導着朝鮮外交事務，深受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的信任。朝鮮外交凡出現重大問題，如對美、對日重要活動，姜錫柱都必然出面參與，陪同在金正日的身邊。二〇〇〇年至今。金正日先後五次訪華，每次都有多名黨政領導人陪同，但幾乎沒有一次落掉姜錫柱。更爲引人注目的是，金正日與中國領導人會談，並非陪同的全部朝鮮領導人都參加，而是習慣地只帶幾名助手，這其中必有姜錫柱。去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爲營救兩名女記者訪問朝鮮，金正日出面會見，姜錫柱就坐在金正日身邊。由此足見他是多麼受到最高領導者的信任。

姜錫柱擔任朝鮮第一副外長長達二十四年，在世界外交史上極爲罕見。現在他終於高昇，名實相符地掌管朝鮮外交事務。追溯朝鮮外交，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南日任朝鮮內閣外務相，同時是朝鮮領導人之一。其後六十年代朴成哲出任朝鮮外務相後，地位也隨之高昇，成爲朝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。到上世紀七十年代，許錟出任朝鮮外交部長，後來也進入朝黨中央政治局。上世八十年代以後，金永南出任朝鮮外交部長，當時已是朝黨中央政治局委員，一九九四年金日成主席逝世後朝鮮政體發生某種變化，金永南又高昇爲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。鑒於前車之鑒，姜錫柱現在升任副總理，在即將召開的朝鮮勞動黨代表會議上，不排除他進入朝黨中央政治局，並出任朝鮮內閣外務相或更高的職務。我已多年沒有見過姜錫柱，但從照片上看，他雖已七十一歲，但仍不失當年的英俊和睿智，他在朝鮮外交界的地位可能會越來越顯赫。

出發

徐城北

往事鈎沉

三十年前，我從外地調回北京，安排在中國京劇院，心想自己奔波了十五年，如今總算踏實了。不想，領導又要我隨團去農村巡迴，長點對梨園的實感。記得演出團副團長的一聲吆喝：「大傢伙記住了，後天中午兩點半，咱們北京站西大鐘集合，誰也不許遲到！」副團長一聲吆喝，演員們「嗷」了一聲，作鳥獸散。

我在準時到達那個西邊的大鐘底下，一大片行李卷在地上堆成小山，演員們素手站在旁邊，聊着天，抽着煙。我發現，那幾塊牌（主要演員）一個不見，一打聽，全都由副團長領着進軟席歇着去了。我還發現，幾位二路（主要配演）也背着身子站着，神情從容，他們也沒帶行李。上車。我跟一位年長二路就近而坐，一路閒聊。

「這位老弟，是頭一次這麼下來吧？覺得新鮮麼？」

「是。我就什麼也不帶，就空着兩隻手……」

「只要人在，就等於帶着銀行，以後每隔幾天，就還會先給你發銀子（演出補助），慢慢的，你會覺得這銀子擱在手上不安全，還是記在會計賬上保險……」

「咱們在哪兒吃飯？」

「大師傅前一天就出發了，從今天晚上，就給咱按時開飯，有不同的菜與飯食，你盡可以挑選。當然，你早去一步，什麼菜與飯食都有；要是晚了，您就只能上街，哪兒更是什麼都有，但那可是另外的價錢了……」

「咱們住哪兒？」

「劇場的後台！」

「後台？那不是化妝的地界麼？」

「更是咱們睡覺的地方！」

「咱們出來，好歹不也應該住賓館麼？」

「當然。可你也得想想：住賓館一晚上得多少錢？要是住後台，省下來的錢，要是從三處一分——」

「哪三處？」

「咱們住的人，人家的劇場，還有咱們劇團的公積金……」

「按什麼比例分？」

「得談。」

「由誰去談？」

「副團長手下有位管財務的科長，他是專幹這個的能手。咱們這趟差事，就是他先期打前站給跑下來的。」

我心中湧起一陣激動，演出團能在這時拿下這份差事，科長的貢獻不小。我見過那科長，見人先笑，眼睛滴溜溜地轉。他不會登台唱戲，但他無論何時都在唱自己的戲。與其說他是副團長的心腹，更不如說他首先是位「人精」。任何劇團，都需要這樣的人物，如果只有一位，怕還不夠，如果有上幾位，彼此又會打架。作爲副團長，主要精力是維持好幾塊牌之間的關係，其次，管理好這樣的人精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因爲一年出去幾趟，讓主演與配演都按照合理的比例掙一些外快，對劇團每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甚至對他副團長個人，今後能在幾塊牌中間游刃有餘，甚至左右逢源，也是非常重要的啊……

在火車上待的時間有限，很快就到了一個中等城市。站台上有人接站，主演從另一節車廂下來，被市政府的人從特殊通道接走，直接進了賓館。我們也有人接，是去劇場後台。

北京劇場的後台我是見過的：大休息室，小貴賓室，以及檔次各異的化妝間，還有出入的通道也很重要。這裡，劇場的規模顯然比不了北京，但後台的空間被最大地分割爲能住人的房間。二路演員，四人一間，提供還算乾淨的被褥；二路以下，六人一間或八人一間，床鋪就是光板，你睡自己的鋪蓋。唱武戲的武行睡大通鋪，一字排開，眞有些一望無際的意思。每天午夜他們在這裡喝酒甚至鬧酒，等後半夜時這裡則鼾聲如雷……一個戲曲劇團住在後台，則是一種安排；十個劇團住此，則是十種安排。如果寫劇團活動的日誌，借巡迴寫一寫後台的情景，想必是非常生動的。

歸來前一周，會計提前把賬目算好，每個人此行究竟掙了多少錢，在內部食堂的吃喝又分別有多少，然後一扣除，一清二楚。接到銀子，大家歡心雀躍，甚至預計回家後把銀子一交，能讓衆多和睦的家庭更增加歡悅。長話短說。二十年前我搖身一變，擔任劇院的研究部主任。我對天津地面很熟。某晚，劇團在「中國」演戲，不料武生演員受傷，被抬回後台。領導問誰認識著名的張醫生，因爲他剛搬家，一時沒人答應。我挺身而出，說自己剛在他家吃過皮皮蝦，於是我把他從家裡接進了後台。記得進來時，他目不斜視，逕直着往黑乎乎的深處走，還大聲問：「病號呢？病號呢？」他老爸當年曾給老一輩的演員正骨，李萬春、侯喜瑞等人寫的感謝信，都還裱在他的醫室。在這些表揚信的下邊，又有一些當代武戲名家給他的感謝信。

大約十年之前，我又搖身一變，成爲上海東方電視台的特約主持人，主講《品戲齋夜話》欄目，每周一次，黃金時間播出。我趁機拜訪了王元化老人，問了一個他也感覺不太好回答的問題。我說「王老啊，

京劇臉譜

您說——京劇的第三次高潮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到來？自從『振興京劇』的口號提出，很有些年頭了，政府花費的力量已經很大了。可是實效呢？」

王老沒立刻回答，他斜坐在沙發中，他坐得很深，彷彿想得更深，很久他才慢慢地說，德國古典哲學中講，認識外部世界有三個層次：感性的，知性的，理性的。可我們長期以來，抓了感性，也抓了理性，可偏偏漏過了知性。這話如果在文化界，如果在知識分子當中，還容易說一點；但難的是，我們目前要面對梨園，更重要的不僅是說，而且還要準確地去做……

那時，王老已然患病，輕易不肯見客，因爲我是來自北京的，所以格外客氣，也正因如此，所以也就沒有深談下去。我知道，這是件花大氣力也未必能見好的事，等退休了再說吧。

五年前，我退休後，但仍不時飛來飛去。時值《澳門日報》建立多少年的慶典，國家派出梅花獎藝術團前往慶賀。報社也邀請我攜夫人前往「見證」。我們去了，直飛澳門。這是一次奇異的出發。我們與梅花獎藝術團的演員住在同一家五星級酒店，許多人是我的老相識。事畢我用心寫了兩篇小稿，發於澳門，更發於內地，於是也就完了。

一年前，我患了大病，120急救車把我送往醫院，這是另一種「出發」。幸好沒死，我又回家了。幾個月後，我接到邀請，去哥本哈根參加中國與歐盟之間的第二次文化論壇。這需要坐十多個小時的飛機，我出院時醫生就囑咐「今後絕對不能坐飛機」，但我豁出去了，此前我從沒去過歐洲，這是我唯一的機會。最後飛去又飛回，居然沒事。

兩個月前，我又出發去了上海，看世博會，同時去電視台錄像，講了中國京劇的八個元素。我身體比北京時還好，口齒比平時還流利。

人只要有一口氣，就要不斷出發。如今我沒別的事了，明天起我準備再次出發，去接觸一下京劇的知性史料。

「無敵」牌牙粉

陸茂清

文史叢譚

舊上海風靡市場的「無敵」牌牙粉，由「賣文」出身的實業家陳栩發明生產，其商標設計別出心裁，令國人揚眉吐氣，擊節叫好。

陳栩，字蝶仙，別號天虛我生，嗜好舞文弄墨，小說、詩歌而外，旁及音樂、繪畫。曾署名「天虛我生」，在《申報》上連載《淚珠緣》、《鴛鴦血》、《麗綃記》等小說，吸引了萬千讀者，由此名震文壇，成了「鴛鴦蝴蝶派」代表人物。

天虛我生還擔任過《申報》副刊「自由談」的主編，特闢《常識》一欄，登載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科技資料及日用品的功用、製作，既方便了讀者，自己也積累了諸多知識。

此君興趣廣泛，想要「下海」了。起因之一，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尚未發明牙膏，千家萬戶男女老少刷牙但用牙粉，日本的「金剛」牌、「獅子」牌牙粉充斥市場，幾成壟斷之勢。天虛我生赤誠愛國，有心趁着五四運動掀起抵制日貨的聲浪，生產國貨牙粉，與日貨一爭高下，以堵塞漏卮，挽回利權。於是集資購置設備、原料，着手試製。如他在自傳中所云，「凡事與物，莫不欲窮其理以盡其知，故多藝」，因先已研究、熟稔了製造牙粉工藝，故而幾經試驗就告成功，於是正式投產。產品都應有商標品名，文人出身的天虛我生自然別有洞天。經一番斟酌，他爲行將應市的牙粉命名爲「無敵」牌，是因爲自號「蝶仙」，「無敵」與「蝴蝶」諧音，寓「天下無敵」，向霸佔我市場的日本牙粉宣戰。「無敵」牌牙粉用紙袋包裝，商標圖案由兩幅構成，一面正中五個大字「無敵牌牙粉」，旁邊註明「天虛我生發明」，左下角一朵盛開的玫瑰花，右下角一隻彩色的大蝴蝶，正下方「中華國產」四字正氣堂堂。包裝袋的另一面是靜物圖案：一個網球拍和一隻網球。大大的球拍象徵了中華民族，小小的網球則象徵了日本，因日本國旗上飾以太陽，形如圓球，俗稱太陽旗。以球拍擊球，含意深邃，「微觀」是國貨「無敵」牌戰日貨；「宏觀」是大中國打敗小日本。近代以來，國人反抗外國侵略的一大手段，便是抵制洋貨倡用國貨。各界同胞明白天虛我生的良苦用心，咸樂用「無敵」牌牙粉，「無敵」牌牙粉貨如輪轉，產銷兩旺，生意興隆，至二十年代末，不只暢銷國內，還遠銷南洋各埠，「金剛」、「獅子」等日貨則每況愈下。「無敵」牌名副其實的無敵！直到解放初期，江、浙、滬地區對天虛我生及「無敵」牌牙粉，可以說無人不曉，能津津樂道個中情節的不乏其人。

九月菊開

艾 芥

天南地北

菊開九月，滿城菊香。行至大街小巷，隨處可見菊花在瑟索的秋風中放香，讓有點冷落的季節多了幾分浪漫。數不清的各色菊花開得花團錦簇、爭奇鬥艷，讓人賞心悅目、心曠神怡。在賞菊的過程中，心靈多了幾分寧靜和安逸，少了幾分浮躁和不安。

理學家朱熹云：菊，花之隱逸者也。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，掛印歸隱，甘願過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田園生活，成爲千百年來許多文人墨客倣效的楷模。菊花，在中國諸多文化元素中，似乎成爲一種最能代表文人形象和情懷的象徵。

古今文人愛菊、吟菊、賞菊，似乎和菊花的「我花開後百花殺」的孤傲獨立與孤芳自賞有點異曲同工之處。自古以來，中國的文人似乎一直生活在一種孤芳自賞的困境中，特別是一些落魄的文人。中國文人喜歡菊花，或者說大多數中國文人喜好菊花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因爲菊花品質的高貴脫俗和與衆不同。這也許就是中國文人心靈最孤獨最寂寞的緣故吧。

菊花開在蕭瑟的秋季裡，就像一個孤獨的文人，雖然具有豐富的內心世界，雖然能夠給別人帶來一些快樂，但是因爲特有的與衆不同，總是給人一種不易親近之感。

都說文人孤傲、自負和迂腐，是因爲文人活着總是爲一個理字和義字，只要背棄義理二字的，文人就會義無反顧地堅持原則，甚至不惜身家性命地維護所謂的理和義。文人的悲哀和悲傷的根源就是因爲不會變通，所以經常獨自享受人生的寂寞，就像菊花開在百花凋謝的蕭瑟九月，獨自自娛自賞。

走在菊花飄香的大街小巷，看着在秋風中怒放的菊花，睹花思己，有一種孑然獨立的感覺在胸中縈繞。人生有很多的時間都是在獨自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，不管成功還是失敗，繁華過後總是平淡，輝煌和燦爛永遠只是瞬間，就像那在秋風中綻放的菊花一樣，總有凋謝的一天，總有花瓣零落的一天，總有化爲灰燼的一天。

在我看來，菊花的隱逸和不與百花爭艷的高潔品行，似乎與中國古代哲學有一脈相承之處，正合中國文人所追求的最高做人境界：隱。寒江獨釣，名山結廬而居，是多少中國文人追求的人生境界。中國文人似乎注定和隱逸生活有不解之緣。詠菊，寫菊，將菊花的瀟灑隱逸描摹狀寫出來，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。畢竟，秋天是一個容易令人感傷的季節。

閑言碎語「小把戲」

季旭東

文化什錦

「小把戲」是南京、揚州一帶對兒童的一種稱謂，多用來指七八歲到十一二歲的孩子。說到對兒童的稱呼，在南京方言中是太多了。這些用來說兒童的南京方言大致可分爲稱謂性的與形容性的兩類。若細究一下它們的緣由或應用的情景，是非常有趣的。「公雞頭」是南京人對八九歲到十一二歲年齡段小男孩的稱謂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爲在這一年齡段的小男孩正處於一種「豬狗嫌」的頑皮狀態，恰似充滿了躁動的半大小公雞一樣。此外，對於頑皮的小男孩，南京方言中還有另一種叫法，即「厭蛋頭兒」。這種叫說的含意是孩子皮得可愛可笑但不可恨，有些認可男孩皮是其天性之意。如果小男孩已到了皮得讓人討厭，甚至感到可恨的地步，則對他們的稱謂就變成了「小炮籽子」。「小炮籽子」一般是用來責罵或呵斥淘氣到惹事闖禍的小男孩的。在此稱謂中，人們把淘氣男孩比做了個頭不大，不分場合燃點爆響，令人生厭的小爆竹。

老南京人對小嬰兒的稱呼是「毛娃」。這一稱呼緣於在嬰兒時的孩子，無論是毛頭小子還是丫頭片子，他們的毛髮皆是胎毛之故。「毛娃」也可以用來稱呼四五歲的孩子，再大了就得以其正名來稱呼了。在個別場合，例如年長者倚老賣老時，也會對年輕人說：「你在我面前還是個毛娃呢。」不過「文革」後，南京人便就不再用「毛娃」而是用寶寶來稱呼嬰兒了。

當兒童進入青春期後，身體加速發育，飯量猛增，吃飯一頓不等一頓。對於這時的孩子，南京老話以「飯椿子」相稱。這是因爲用作椿子的木頭或石頭多是呈圓柱形，非常墩實的實心物，而飯椿子，顧名思義，就是吃得很多，因而墩實得如同椿子一般。

南京方言中對孩子的稱謂還有許多，如稱脾氣犟得讓人無奈的孩子爲「軸頭犟」，管成天跟在大小孩後面，別人打球他幫着撿球，別人游泳他看衣服，別人釣魚他扛魚杆的孩子叫「二大子桿桿」等等，限於篇幅，就不一一道來了。

南京方言中對孩子的形容性語言就更多了。像在吃飯時，有的孩子吃着碗裡的，眼睛卻盯着飯桌上的菜盤。這時，老南京就會說他是「吃到飯裡，猴到鍋裡」。這裡使用了猴字是因爲猴子在吃東西時就是嘴裡吃着，手裡抓着，眼裡盯着的。這話後來也用來說那些用情不專的「包二奶」者。當然，此話還有些走這一步看下一步的積極意義，不過這些都已超出了形容兒童的範圍。

在孩子的臉上出現要哭的表情時，用南京方言形容就是：「看你的臉，像個賣瓢兒菜的」。瓢兒菜是青菜的一種，在這裡主要是借用了個瓢字，形容孩子將哭，嘴就要張大如瓢了。「野馬上丘」在舊時的南京，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土語，是以野馬跑山岡上撒歡得不願下來來比喻小孩貪玩過甚，以致於玩得忘記回家。多用於家長對因玩而遲歸的孩子的指責。

對於性急的孩子，南京話中說他們的土語是「燒蝦子等不得紅」。衆所周知，蝦子入熱鍋變紅是轉眼間的事。要是連這也等不了，可見性子是何等的急吼了。南京方言中形容孩子的土語還有諸如形容孩子懵懂莽撞的「傻木損道」，說孩子健康的「潑察」，描繪孩子吃飯時只顧吃，不顧菜湯濺落到身上的「陰溝裡的鴨子」等，不勝枚舉。

南京方言中說兒童的土語多已年代久遠，有些也已很難說出它們的出處或緣由。在今天的南京人中，特別是三四十歲以下的人群中，這些土語幾乎是聽不到了。就是中老年的南京人，由於時代的變遷，除了偶爾會冒出一兩句外，也已幾乎不再說了。